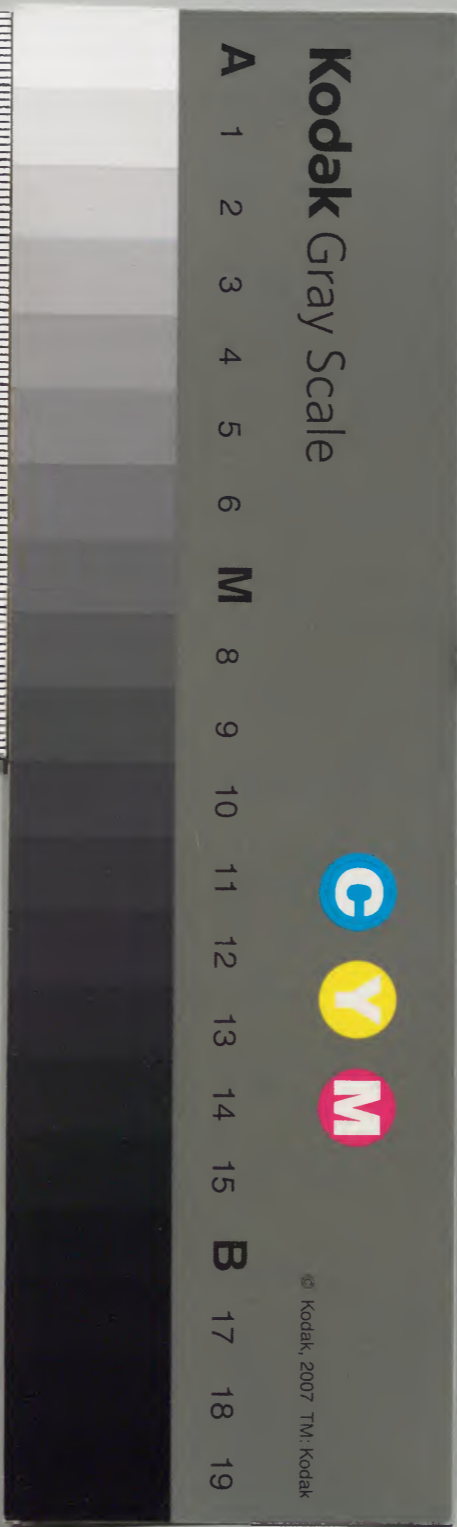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四十六之五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18)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淺草文庫

梁沈約撰

趙倫之

到彥之

闕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
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闔中縣五等侯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
沈田子出囂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

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卽位徵拜護軍
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
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
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
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
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
後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

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卽位累
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
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
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
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
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
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
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
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

孫勗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刺史懿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

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僉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

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
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
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
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
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
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
十萬艣艦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
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旣聞凱入將自奔散
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

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
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
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
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寇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
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
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
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蕃
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
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揔衆軍進據潼關長
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

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亮旣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一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疆兵

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泲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二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從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

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欵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王謐爲揚州召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季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

之卒朝廷懼懼優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
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
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
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荊州
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
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
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
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離州
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
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
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
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
悉掩其徒黨旣天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子敷至
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
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
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離州營私
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上後爲吳
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

葦蕭爲羈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敷字景胤
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
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
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徃復
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
重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
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
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人辭文帝令
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
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
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
秋當周趙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詰之趙曰彼恐
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
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
曰移我遠客趙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
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
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
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
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

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暮年而卒孝武卽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獬犬所傷醫者

二云食蝦蟇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

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
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
萬全之術而卽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
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
恭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甍屋先
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
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
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
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子

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
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
主又求酒及甘蔗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
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
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
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
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
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箸白衣故號
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
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甍及九種鹽并

胡鼓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
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
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
中鼓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
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
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
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在
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
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卽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
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箸齏君且
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
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
琵琶等器及碁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
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
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
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舉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
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
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

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
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
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
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
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
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
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
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
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

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
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責其閣帝曰何事相
昔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
父子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
守卒諡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弟悅取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將軍長史南郡
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
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
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
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

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宋書卷四十六終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梁沈約撰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王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爲龍驤司馬費令闡高祖起義乘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戎桑

康熙十五年重校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

一

落洲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蕭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蕭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居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蕭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月，禕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蕭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蕭額，衆懼欲奔，懷蕭顧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蕭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夏懷蕭又討之。裒樂志等道規加懷蕭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馬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蕭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蕭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

未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
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
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歎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
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
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
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
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
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
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輔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
以利民著績故王魚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

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
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
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
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
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
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賊
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
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
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
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

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
次潭谷去臯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
等固守臯蘭鎮北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
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
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臯蘭二千餘里和又
遣德義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
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
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叛方明遣康祖
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
先成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於
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
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雒州刺史方明輔國
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季氏豎楊
難當造爲叛亂僂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
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
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
在宣力濁水之捷歟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
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摧
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叙榮
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負外散

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
太守宣並內徙可符離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人
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
誠力卽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
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
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
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
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
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

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
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
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
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
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
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
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
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
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
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

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
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
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
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
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
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於官時年三十
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陽豐男
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
夫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
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
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
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涇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
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
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
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
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
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
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
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
害時年三十二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

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墮身王事宜
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
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剽桓欽北殄索虜
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胸之戰氣
冠三軍於時逆徒寔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
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
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
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臯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
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
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
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
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
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
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
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
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毋灌因悲泣不自
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
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

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
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
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
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
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
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
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穰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
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
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夫與恭親無
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
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
還京襲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顛
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
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驟賊皆死戰
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
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
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
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
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旣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
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

軍郡如故元顯驕姪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旣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二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

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拔爲其府諮議參軍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日值余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卽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萇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

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氏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俛俛即日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符宏寇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

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負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微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衣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以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祇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勛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
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
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
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
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
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
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
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
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
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
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
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
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以
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
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
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
監征蜀諸軍事都督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
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
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出墊江而進敬宣率先

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瓌一門諸喪其妻文文處茂毋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輔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

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三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

武彘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
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
輔意乎敬宣懼爾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
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
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
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
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
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
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
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
晉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
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
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清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
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
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
吏卽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
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屨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
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墮之而敗喪至高
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歆第二弟也少爲孫
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
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
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旣平參鎮軍事
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
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滇沔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
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
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
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
縣侯食邑千戶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

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
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
內史卽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
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
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
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
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
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
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
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中秦郡太守劉基求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 十五
救分軍掩討卽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摠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諡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宋書卷四十八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梁沈約撰

朱齡石

齡石字伯超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超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
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直將佐憲為梁
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
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

康熙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

一

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
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
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毆血
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
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儻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
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
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
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卽死初爲殿中將軍常
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
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
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
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
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屈險阻郡縣畏憚不能
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
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
心知其屈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
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
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
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
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

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鐘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侈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

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劓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貪名尚輕慮不辨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臧服高祖之知人又羨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

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目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騎乘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禱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鷲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旆眷襄州刺史

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氍毹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二萬騎至遂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旣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

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荊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荊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葭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璩有蜀上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宍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

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
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
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
月貞照有兼暎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
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
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
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
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
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
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
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
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
私懷耻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
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
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
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
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摠莫大之釁然後就死
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
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
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

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
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
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僅
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
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
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
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
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
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脩之不信
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
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
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羗先遣脩之復苟陂起田數千頃
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
洛陽已平卽本號爲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
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旣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
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
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
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
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岷岷甚高峻右
衛軍人叛走已上岷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

因墜坂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
跋燾所獲脩之并没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
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
爲牟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
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
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没虜亦爲燾所寵脩
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
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復
應巾講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訛訪脩之
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
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荒
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
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
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
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
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
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
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
本縣故祗一門還復泥陽會祖暢祕書丞没胡生子洪

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
韶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
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
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
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
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不無兵
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
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
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爲梁州遣
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
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
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
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
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
於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
有姿制羗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
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
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
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
瓌率衆二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又破

之殺傷甚衆壞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壞
獲賊二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領國追躡於
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胃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
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呼罵見殺時年
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
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
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
裏而羗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
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
其岨遠屈疆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
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
季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
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騰
功桓氏取高晉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
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
足供養百一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
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九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梁沈約撰

孫處

蒯恩

劉鐘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
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為
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
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

一

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
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
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
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
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卽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
司馬虞庭夫等輕舟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
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
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距戰二十餘日循
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
得走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季五十
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
季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勳已蒙
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
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筭而
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過至遂奄定
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送曾不旬月妖
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爲大往季所贈猶爲未優愚謂
宜更贈一州卽其本號庶令忠勳不湮勞臣增厲重贈
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彦
祖嗣齊受禪國除

荆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羣爲征民克
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
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仗
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
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
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
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
賊張堅據應城及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
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
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旣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

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
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
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
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晏勇
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
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
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
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
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
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羗恩與

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
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
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
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
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
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
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
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人關迎
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塗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
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

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
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
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
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
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
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
人赴義者豈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
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
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

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卽奔，遂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

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宗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於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

可拔祗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
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兩陳公本有
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
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
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
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
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
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
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蔗訖
遷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
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
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
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
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戶男以
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
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季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
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荊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
鬣乘具高祖悉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
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
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

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剡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于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

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回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爲壯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

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
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爲高祖第四
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
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增邑三百
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
出於卑隸藟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
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
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終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梁沈約撰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
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
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
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

藩外兄羅介生爲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介生
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燕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
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
色不悅藩退而謂介生曰劍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
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
仲堪敗介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
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
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
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
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口鄉州故爲多士今乃復
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全軍入水潛行三十許
步方得登岸義軍旣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
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參軍軍
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
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
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旣至卽克其城賊見城
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
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爲不祥藩
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
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

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卽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少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旣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

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淫賊大相聚結以爲始與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
遷建武將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爲遊擊將軍到彥之北
伐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
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諡曰壯侯
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庶子六
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爲臧質寧遠參軍
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
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
第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
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
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景世
弟寶世詣廷尉歸罪並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徙者
並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爲高祖
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
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
意旣不得其語汝可試往見之旣至高祖已克京城虔
之卽僂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
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謙
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

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
率羣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
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
黨與仍行州事卽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
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
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
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涓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
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
孫長庸流涕勸還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孽理無不
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

康縣男食邑五百戶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
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優弓馬膂力絕人在閭
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蕪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
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
圍而出竝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復至明日守門詣
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竝證康祖
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勳臣子
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構蕪戲免轉太子左積
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
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

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
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
托拔燾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
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
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縣瓠
四十里燾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
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竝起若頓兵
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暮沈慶之等
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暮等敗歸虜引大衆南
度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虜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
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
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
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
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
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乎乃
結軍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虜填積虜
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屬將士
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大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
淪覆爲虜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
城面如生胡盛之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

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
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
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衆
以寡殲殄大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
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諡曰壯男傳國
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
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
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
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竝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
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之少倜儻不
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疆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
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
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
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
風奔逝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
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
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落遊魂自然奔退且昔
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
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

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
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
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
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
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
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
攻廣固死沒者亦衆况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
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
虜悉已卒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鑠三重斷河欲以絕
護之比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
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靡溝城還爲
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
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碭碭先據委粟津虜壯
道雋與僞尚書伏連來援碭碭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
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
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
思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
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卽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
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
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

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逾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兗土既定徵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來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宿有此志又測

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卽
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
移遜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朶淮死詢之得
至時世祖已卽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
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
復爲游擊將軍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
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關二郡
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
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

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
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
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
反叛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
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
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
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七年
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
七十諡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
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闡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闡與弟殿中將軍閔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辜見原闡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閔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暮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暮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

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暮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

賊屯雒尾相持久不決與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稷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途爲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劭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與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與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劭與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與世與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與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旣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乃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

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
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且
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
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
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
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
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
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
勢命沈攸之吳喜俊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
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
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
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
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
僞右軍沈仲王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王至南
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
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接接興世壽寂
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王相值
交戰盡日仲王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
棄軍遁走顛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

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
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
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
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
左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劬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
秦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
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興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
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
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六
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泗水泗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
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
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
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
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
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
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滅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
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說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

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鐵
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與世用奇之力
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梁沈約撰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
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
慰太后栢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
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

康熙五年重刊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引索虜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
元年索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
蘭寔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
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
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
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兗水溝斬劉該虜衆
見殺及赴水死略盡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
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
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溫祚據險不
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勳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諸葛
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
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並
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脩初朝議以彭城縣遠使
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比東海太守并
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
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
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
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
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州
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

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減先封戶邑
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
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雖七州諸
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
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
縱過甚高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
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畧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亮
青二州荊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亮二州刺史

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
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
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
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
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
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
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
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
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時道憐
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乃達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

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狃告彌有異謀至是
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率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
喪六月薨年二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
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輿
輶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太祖元
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
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
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太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
其文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
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
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
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
沙景王故侍中太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
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
西陽新蔡管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
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
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
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

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
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
配祭廟廷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道
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示義賓義棊義欣嗣爲員外
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
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
侍三年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
河義欣入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
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使持節
監豫州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
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
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
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虛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疆鎮
時准西江北長吏悉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
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城彫弊
於今爲甚緩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
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接荒垂而
可輯繁頓闕願勅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
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
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潁水入陂不治積久樹

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
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
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諡曰成王子悼王瑾
字彥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
卽位追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績嗣官至
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瑾弟祗字
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以
親不得相請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六
禮自今三王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
官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祕書郎爲
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
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
衆屯據鵠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
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
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
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
軍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
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勳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
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

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與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
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
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鑿員外
散騎侍郎蚤卒鑿弟勳字彥齋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
元徽元年卒勳弟顯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
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顯弟述東陽
太守黃門郎與從弟柔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
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
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
義融歷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
幹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
侯子孝侯覲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
卽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
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戴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
元儁等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
王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
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陵縣屬
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
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
州暑月露幃上聽事綱紀正伏閣怪之訪問乃知襲子

旻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
祕書郎弟寔太子舍人並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
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淦縣男永初
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
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
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
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
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
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諡曰惠
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琅邪
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
承繼 秉字彥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
書黃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頗徙左衛將軍丹陽
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
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
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祕書
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徐兗豫青冀
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
卽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
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

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
陽王休範爲途中領軍劉劬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
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君解吏
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
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
卽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
心乘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
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
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懼騷動
擾不自安身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
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
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
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
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
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
踰城出走於頡檐湖見擒與二子承僕並死秉時年四
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
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
殘生何足恠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選字彥
道亦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

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
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
黃門侍郎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旣死齊王遣誅之
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
其頑駭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
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
得免不至是果死焉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
侯六年以新野荒敞改封興安縣侯黃門郎祕書監左
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贈後
將軍諡曰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年齊受

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
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
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
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
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
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
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儻有大志
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
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

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
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西
走江陵留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益口義軍旣至賊列艦
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
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
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
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
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
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
因鼓譟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
兵賊衆奔敗卽克益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晴
嶸州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
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
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
實懼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
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其所聞也
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
大破玄軍郭鈴與玄軍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
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
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

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雖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桓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卽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勳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雝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領善於

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征蜀不克
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
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
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校
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
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
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
枝江二寇交通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
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
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雖州刺史
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
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
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
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
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
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
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
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
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

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
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
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
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
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
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
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
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
於大薄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
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
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咸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
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
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
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
今疆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
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
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內史淮南
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
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
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

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劔二十人諡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勳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睿哲自天孝友元備爰始協規則翼替景業陵威致討則克剪梟鯨遠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碁人無固志王神暮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羣凶罔已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遠猷倅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蔭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西夏思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錢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黃屋左纛韞轡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

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
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
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並如故
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
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
如故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籓義
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闕不及兵
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舍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
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
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
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老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
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
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
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旣難可了且史
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
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
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
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况與
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
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旣非遠

者之事又不知言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
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
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
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荊州
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
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
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
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
耀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歡訓降流
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邇往載德高前王臣
敢竭虛闇祇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
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
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
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
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
操介清脩業均并藻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
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
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
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

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敘以
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
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
七年卽本號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
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
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
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世
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
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莫不
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

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
嘗爲古樂府文甚迥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
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
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退哉邈乎鑠
山岳彫篆素昭德祿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
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王聿彰
符命朴牛大蠙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
盈皆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
感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
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

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
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
讓觀英遐表夷貉懷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紵國振
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敢不盤
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月
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
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颯塵不起農商野
廬邊城偃櫛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
阿統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祀梓之利傍贍荒遐士
民殷富五陵既有懿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閻
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
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
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
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集
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
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
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
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
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
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

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
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
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
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
殊華邁羯束頽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祗與能
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
又聞之勢之所卑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
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隳命潤色滕策盛德形
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鸞於前
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
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
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
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
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
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
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
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
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

追贈侍中司空諡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行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

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卽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

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兗州
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
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
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
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
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
頭荊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
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統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
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吳興太守
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
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置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
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
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
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侯世祖又坐
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
沂縣仍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
左僕射三年轉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
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

復遷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卽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卽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諡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遵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祿如故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覽羣才揚盛策一舉磔勅寇非曰天時

抑亦人謀也隆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梁沈約撰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
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為衛將軍琅邪王
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

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
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
陵內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
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
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
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
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
破之進據豫章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
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暫至
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
久蹟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
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並避之唯
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
歡頃不復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鶯豈能以殘
見意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
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
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
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
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逾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
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

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由
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
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
略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
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
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
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
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
言之足爲國恥况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
資費非一一所請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

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
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
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
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
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
民之誠但網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
遏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
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惔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
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控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

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辭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軍史如故誕結事元顯使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首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

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
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
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州南
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
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已喪敗不
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吳國內史母憂
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
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
毅旣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
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矜今輕身置下必當以爲無
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
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
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
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
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
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
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
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

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
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
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
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
景仁陪輦高祖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
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
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
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
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謂景仁是太傅
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
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人
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
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太守復
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寧思弘外略將
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爲
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
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
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
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
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

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
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
專總府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
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
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
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
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
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
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
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
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
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
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穉
善吹笙宮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
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軍
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
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

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錄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沒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彪而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彪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臾至乃懼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許

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
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
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
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
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
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
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
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
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述宣布則爲侵奪主恩
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後

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西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
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
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
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
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
子綜約縉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
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縉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
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
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
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
之女妻之初爲備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
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
脩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
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
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
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
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
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
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
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
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
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綯湛之甥也嘗於公座凌
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潯陽之情綯有愧色十
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
祖卽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
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
威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

松隧緬惟微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曾守
墓五尸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
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議記室參
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
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
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
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
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
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
源旣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

無劍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
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只克振實仁懷之所
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
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
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
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
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閎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
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
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
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

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墜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勸靡麗
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瘁力
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買販之稅薄疇畝之賦
則末技抑而田畷喜矣居位無儀從之徒在野靡兼并
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
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
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
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稽人勤矣凡此數事亦
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無倦
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

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
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王
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
爵懷王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
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孟昶
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咨
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
難以求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
成都丕世祀華陽無與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

振塵駭羣及遐裔葛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閔皇
 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昭哲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
 草創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
 乘間招聚適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僚搖蕩我疆垂我
 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相謙折首譙福
 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埽朝
 風載避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
 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長
 荆蜀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暇於井

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卽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
 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嘉戎卒二萬進
 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
 國將軍索懇率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
 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
 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
 攻戰誰與爲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
 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
 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
 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

史書卷五十三 列傳 十三
夔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
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虛
循疆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汎
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
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
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咸明
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
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讎之戮敝驅豺狼之吻豈不
逆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
之怨玉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日三驅齊斧所

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
乎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儼若
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
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特年
四十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
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
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爲吳郡
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
王誕起義徵洵爲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頃之卒追贈
征虜將軍諡曰貞子長子顓別有傳少子顓好學善屬

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李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祭並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哀晉太傅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卽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高祖

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

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
卽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
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渴恭期初與賊同後
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
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
磐據更相樹立遙以劄令司馬文寔爲征西大將軍孫
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
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
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
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

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審子左光祿
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
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摧鋒而
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緄廣武將
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參軍馮恭期率步軍與邵
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
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僞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
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
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
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

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吳興道東出並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諡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栢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

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荊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

曠庸故在功成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虞
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
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雖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
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雖州刺史
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
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
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
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
宰公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茹
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尚高祖第
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並用世曹不必皆有才
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
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
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
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劬自攻
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輕船
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劬所殺世祖卽位以爲尚書右
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
逃藏郡界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
官禁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

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
復爲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爲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
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
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諡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
主以淵有才表爲嫡嗣淵昇明末爲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
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
由庇民之道邪

宋書卷五十二終

